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專刊之一

安陽發掘報告

第四期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專 刊 之 一

安 陽 發 掘 報 告

第 四 期

- 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李 濟
- B 區發掘記之一……………郭寶鈞
- B 區發掘記之二……………郭寶鈞
- 後岡發掘小記……………梁思永
- 摘記小屯迤西之三處小發掘……………吳金鼎
- 帚矛說（骨白刻辭的研究）……………董作賓
-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ese Bronzes……………
by H.C.H Carpenter
- 殷代冶銅術之研究……………劉嶼霞
- 釋“馭釐”……………董作賓
- 釋後岡出土的一片卜辭……………董作賓
- 第七次殷墟發掘：E 區工作報告……………石璋如
- 編後語……………李 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六 月



楊杏佛先生遺像

中央研究院故總幹事楊杏佛先生傳略

楊銓，字杏佛。以清光緒十九年生於江西玉山縣，行五。六歲，讀書私塾；稍長，入上海中國公學肄業；憤清政竄敗，從事革命運動，入同盟會為會員。辛亥光復，君與其役。南京政府肇建，任總統府秘書。民國二年，以贊助革命有功，由稽勳局派赴美國入康乃耳大學學習機械工程學。留美時，與同志胡明復輩十數人組織中國科學社，以促進國內科學工作為事。畢業康乃耳後，復入哈佛大學研究工商管理法。民國七年歸國，入漢冶萍煤鐵公司負改進會計制度之責。嗣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商科主任，旋改任工科教授及工廠管理之職。師範學校改東南大學後，仍任工科教授。旋因主張改派校長事去職。賄選政府崩潰後，乃隨總理北上，任秘書。總理逝世後，為總理葬事籌備處總幹事。斯時江南一隅，尚在軍閥勢力之下，君雖籌畫陵墓事，仍努力於秘密革命工作；北伐軍在上海成功之速，君之預備工作與有力焉。國民政府成立後，君任上海政治分會委員。當是時各方勢力衝突無寧日，賴君調停其間，革命之基礎卒得鞏固。尋任清理招商局之職，一切出以大公。民國十六年，任大學院教育行政處主任，旋改副院長。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子民先生為院長，君任總幹事。六年之中，君為院事竭智盡忠，備嘗艱苦，研究院之得有今日者，蔡先生之功，亦君之力也。二十一年春，十九路軍抗日於淞滬。君發起技術合作委員會，輔軍隊準備後方工作；又創傷兵醫院，於戰事協助甚力。近與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自由為職志，且從事拯救被逮之政治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清晨，方偕長子出游，遇暴徒數人狙擊於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門前，鎗中要害，旋即棄世。享年四十有一。有杏佛文存及楊杏佛講演集行世；詩詞及其他文字多未刊。妻趙志道於二十年一月離婚。有子二，長小佛，肄業中學校；次阿難，方三齡。

安陽最近發掘報告

及

六次工作之總估計

李 濟

- 一： 引言
- 二： 第四次工作經過
- 三： 第五次工作經過
- 四： 第六次工作經過
- 五： 六次工作之總估計

一. 引 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的安陽發掘，自民國十八年秋季工作停止後，有一年多沒得繼續下去。考古組此時的工作大部份爲整理出土物品。十九年秋季，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合組的山東古蹟研究會成立後，就開始山東發掘，在濟南東南龍山鎮附近城子崖發現了華北東部石器時代的黑陶文化。這個發現，除了它自身的重要外，供給了我們研究殷虛問題的人一批極重要的比較材料；好些疑難問題因此就

*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考古學研究教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

得了一個可靠的解決的根據。考古組的同人對於“比較法”也由此得了一種較深刻的認識。第四,五,六次的安陽發掘很受了这个新觀點的影響;好些觀察都以這種新認識爲樞紐。

在此時,我們的工作人員也增加了。十九年夏季梁思永君由美歸國後,即受中央研究院之聘,加入考古組的團體。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訓練的考古家並且對於東亞的考古問題作過特別的研究。兩年來他對於考古組的組織上及方法上均有極重要的貢獻。與梁君同時加入考古組的還有郭寶鈞君。郭君曾參加過第一次安陽發掘,他是我們同人中最不怕困難最能想辦法的人。安陽發掘團體得了這支生力軍,壁壘就爲之一新。第四次的工作在安陽發掘歷史中算是最緊張的一幕。此外還有吳金鼎君與劉嶼霞君都是從第四次起方參加安陽發掘。吳君是山東黑陶文化第一個發現者;他對於安陽的問題獨具一個看法,能於他人所不注意的事實中找出新意義。劉君算是第四,五,六,次發掘最忙的一人;一切繪圖,大部分的照像均是他的責任。

在第四次發掘工作開始以前,一件最幸的進展就是河南省政府自動的表示願意進一步的協助中央研究院完成殷虛發掘工作。這不但是普通社會對於學術研究漸有理性的了解的徵象,更可證明的一事就是:雖說是在這種擾亂的年頭,什麼誤會都可以解釋開的;所需的只是相當的耐性與公正的態度而已。在我們這種多難的國家,作學術研究原只是一種開荒的企業,困難與阻礙都是在我們預期中的。社會上對於我們設法消除這種阻礙與困難的努力同情的表示,是我們所最感激的並認爲是中國現在是在向前邁進程途中一個最有力

的證據。我們在國難期中仍繼續照常進行我們原來的工作；我們認定這是我們報効國家最有效的辦法。要是我們抗槍赴前敵的時期到了，我們當然也就欣然而往，去盡我們的責任。

自民國十九年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贈予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教授講座一席，以五年為期，由作者擔任。自廿年起該會又捐助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費每年一萬元，以三年為期。這種經濟的協助，是我們能續繼我們的工作一個最緊要的原因。

二. 第四次工作經過

第四次工作開始在廿年的春天。出發前預定的計畫為分區翻土，“整個的翻”；先以十八年秋季所作的橫溝為翻的範圍。（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第四圖與第五圖。）最先到安陽的為董作賓，梁思永，郭寶鈞，劉嶼霞，周英學五人。那時河南省政府已派谷重輪及馬元材兩君到安陽，偕同縣政府所派的姜文斌君招待我們這個團體；同時河南省政府又派關百益及許敬參兩君參加實際工作。

三月廿一日發掘動工，計分三班：每班領一區。梁思永領A區，郭寶鈞領B區，董作賓領C區。劉嶼霞專負定位定向的責任，重立標點，把舊坑新坑均繪在一張圖上。每坑均有一發掘名如：A₁，A₂，B₁，B₂，C₁，C₂，等；又有一位置名，如：東90北440，或東80北570：謂坑之西南角在標點之東九十米，北四百四十米；或東八十米北五百七十米。在可能範圍內，一切溝的方向均以磁針為準。標點用三合土定在小屯村西南。殷虛範圍據我們所已知道的，都在標點之東北方。有了這坑位名，各坑相

互的關係一看就明白了。

第二批到安陽的爲李濟,李光宇;第三批到的爲吳金鼎,王湘;均陸續加入發掘工作。此時我們漸漸的發現“整個的翻”這個計畫實行上有免不了的阻礙。“整個的翻”的主旨是想找建築的遺址,不能用滾土的方法。換句話講,一切起出來的土必須移到別處。如此作去,我們就不能不顧慮到我們的經濟能力了。下列的計算雖不能說是絕對的準確,却是根據我們的實際的經驗算出來的:

1. 每一人每日起土平均是: 2.892 立方公尺
(以每日工作八小時算)
2. 每一工作單位(一人一日爲一單位)
約需費用(包括一切用費,惟職員薪金除外): 2.67 圓
3. 每一立方公尺土起出所需費用: .9232 圓
4. 橫11坑北可作範圍之面積: 26250 方公尺
5. 平均深度以2.5公尺算,共有: 65625 立方公尺
6. 共需費用約: 60585.00 圓

這尚不算移土費與還土費。若再把這兩筆款加進去,那數目當然還要比這大。若再把整個的殷虛算入,那數目更要大些。不過我們最大的困難並不單在經費。要是嚴格的照這計畫作,我們尤其需要一個長期的安定時間。在我們現在的變態政治下,誰能作這個保障?至少據那時的安陽的地方上情形看,我們只能有一個反面的感想。那時參加工作的同人均感覺得原來的計劃,有些變更的必要。開工後一禮拜,我們就決定了留數米翻一米的計畫。如此作去,不但可以省工,並且可以省得移土。若某處我們認爲有全翻的必要,仍可全翻。今

將第四次照這計劃所掘的坑統計如下：

區別	地點*	坑數	發掘日期	視察人
A 區	縱溝西,橫 13 橫 14 間	25	三月廿一至 四月廿一	<u>梁思永</u> , <u>李光宇</u>
B 區	縱溝東,橫 11 橫 14 間	56	三月廿一至 五月十二	<u>郭寶鈞</u> , <u>董作賓</u> <u>王湘</u>
C 區	橫 11 南	29	三月廿一至 四月四日	<u>董作賓</u> , <u>劉嶼霞</u>
D 區	大連坑東	10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三日	<u>吳金鼎</u> , <u>關百益</u> <u>許敬參</u>
E 區	橫 14 北	32	四月三日至 五月六日	<u>董作賓</u> , <u>吳金鼎</u> <u>許敬參</u> , <u>王湘</u>

(*註：看第二期第四圖與第五圖)

各區諸坑,大概都作平行線,相隔五米至九,十米不等,有時枝出,互相連貫。各區並無分明的界線,大半斟酌地面下情形臨時向四面發展。五月半收工的時候,各區均據有很清楚的範圍;就第四圖說:A區集中在縱溝西橫 13 橫 14 間;B區集中在縱溝東橫 11 橫 13 之間;C區在橫 11 南,D區在大連坑東;E區在橫 14 北。這幾區的地面下情形,經過此次的詳細分析,均有顯然可以自別的地方。大略言之,A區的情形最複雜,此處大約翻掘過多次,除幾個方坑外(圖版壹)均呈擾亂的狀況;灰黑土且較他處為深,並無版築的遺留。

B區的情形差不多與A區完全相反,所謂“版築”遺跡的存在都是由B區的發掘證明。一切證據詳下篇郭君的小記。

這個發現得力於山東城子崖的發掘甚多。本來這種夯跡(參閱圖版叁:1)是我們在第二三次工作的時候,已經注意到了;那時因為所採的完全是長溝式的發掘,見了這種像聚墨的硯台似的無數的凹痕,就設想了好些解釋。張蔚然君特別研究這個問題的結果,偏重水淹遺跡說;這個解釋原來也只是一條試說;因為觀察的範圍既有絕對的限制,任何解釋只得算一個嘗試。十九年秋季在山東城子崖發掘,得了城牆的基址,完全是版築的。那些凹紋,宛然似我們在殷虛所見的。廿年春季繼續殷虛工作,就不期然而然的特別注意了這個問題。見得多了,愈信水淹說站不住,版築說最為合理。本來偌大一個王都的遺址,雖說經過了極長久摧毀,豈能完全沒有建築的遺留!不過他們那時既不用石頭,又沒發明磚瓦琉璃的材料,建築遺址出現的希望就很少了。版築的存在證實後,我們對於商朝建築的研究,又鼓起新的興趣來。這是我們發掘殷虛的歷史中一個極重要的轉點。

C區的範圍所在,是村人向來所認為古物的不毛之地。但這次的發掘證明在這個區域內版築的分配很廣(圖版叁),有的地方可以厚到十層以上。但這區域確沒有什麼實物出土;灰土的堆積也少;C區的南端,近村子的地方出俯身葬一座。

D區範圍極小,情形似B區。E區是卅年來,盜掘殷虛者所認為甲骨蘊藏最豐富的區域,這次發掘結果,最重要出土品恰由此區掘出。最值得記述的為E 16及E 10二坑。

E 16坑〔N 544.6 E 311〕發掘記載(圖版肆:1,2)

四月十日 0.00—1.50(深度,以公尺計,下同。)地面層有龜版,陶片,石刀,蚌貝,銅鏽,及陶片等。

- 四月十三日 1.50—2.60 黃土微帶褐色，順活土向下作，
(上午) 坑作圓形，直徑1.7米。出土器物有銅器，
硬石器，蚌器，骨簇及他種骨器，多量陶片。
- 四月十三日 2.60—3.50 出土器物有灰陶片，紅陶片，白
(下午) 陶片，蚌及蚌器，獸骨，骨器，綠松石，殘破銅
器，殘破石器及小銅器。
- 四月十四日 3.50—4.50 土灰褐色。出土器物有灰陶，
塗朱陶，蚌及蚌飾，硬石，字甲，獸骨，銅，石，銅
鏽，綠松石。
- 四月十五日 4.50—4.90 灰黃土，上午作四周，漸見字甲，
(上午) 坑形漸成腰圓，南北牆成直線；陶片均為
小塊；銅爐及小銅器甚多。出土器物為
蚌圈，綠松石，帶釉陶片，貝，木炭，牙裂器，骨
簇，朱，無字龜版。
- 四月十五日 4.90—5.20 土層如前，出大宗銅器，有雕戈
(下午) 及空頭斧，鏃，各數件，又有大宗獸骨與龜
版，中有牛腿骨。此中物品之堆積，似無
一定之秩序；惟漸下器物漸全；最特別者
為石器，其一俗呼藥剷，即肩斧之類；銅鏃
形制尤為特別。
- 四月十六日 5.20—5.60 下層漸有粗沙，但不普遍；坑形
(上午) 向下漸成長方形，斜向西南；西南多獸骨，
並出字甲二塊，北出銅，南出陶器，龜殼多
在北。出土物品為龜殼，銅矛，已腐花骨，
黑陶，多數蚌殼，大塊木炭，零碎銅塊，白花

陶片,銅鏃,豬骨等。

- 四月十六日 5.60—6.00 土色如上,漸夾沙土; 5.7 米下
(下午) 一層只有獸骨,沙片及石刀片,牛肋居多;
六米深處,坑中部出大宗類似石灰之土
質。出土器物種類爲銅罍,石斧,帶朱銅
器,薄陶片,花骨,木炭等;所出銅器及獸骨
多作立形。六米下腿骨及肋骨加多。
- 四月廿日 6.00—6.60 第一層下土色漸黑,出肋骨甚
(上午) 多,又出大石兩塊,並有骨簇,字甲兩塊及
蚌器。再下土漸變,出大塊銀朱,軟如麵。
陶片有黑色及方格紋者。蚌殼漸多,肋
骨漸少;再下有牛牙,銅矢;再下有圓銅器。
6.4 米上下蚌殼漸多,間有字骨。中午乘
繩梯下察地層時,已深 6.5 米;壁旁仍爲黃
沙;數日前所見之黃沙並非地下之沙層,
確爲淤入者。坑形不圓,凹入凸出處甚
多。
- 四月廿日 6.60—7.10 土色土質如上;蝸牛殼漸多;他
(下午) 種物品爲大蚌,字甲數塊,牛腿骨,綠松石,
骨簇,雙刃石刀。
- 四月廿一日 7.10—7.60 土色如上,漸黑;仍夾木炭甚多;
(上午) 7.5 米漸黑,出土物品爲銅簇,骨簇,破碎銅
片;再下出字甲數塊,銅燈陶片漸多;有帶
蓋陶器,金二塊,又續出字甲多塊;磨朱黑
陶盤一,及將軍盃;7.5 米下,陶片漸多。

- 四月廿一日 7.60—8.00 土漸濕,收工時土仍發黑,西牆
(下午) 有粗沙。出土陶片及斲把斧頭漸多,外
有帶火號背甲,七米下字骨漸多,並有石
刀等。
- 四月廿二日 8.00—8.40 土漸成淤泥,石塊漸多,木炭亦
(上午) 漸多。出土陶片石塊仍夥,外有鹿角檜
及字骨字甲等,8.1米深,西南角字骨漸多。
- 四月廿二日 8.40—8.80 全成淤泥,仍爲灰黃色; 8.75 米
(下午) 西南已及黃沙土,東北仍有“活土”,除陶
片外,甲骨極多,別種物品漸少;骨版中有
鬼方字樣;近水面時仍有多數龜版。
- 五月二日 8.80—9.40 深 9.3 米處全到水面,中含灰泥,
仍有字骨字甲陶片等件。

這個坑的體積約爲 21.3332 立方公尺,共作九日,每日四工;
故每一工作量爲 .5926 立方公尺,較之普通之平均工作量 (2.892
立方公尺) 約五分之一略強。出土的物品,爲在殷虛發掘來最
豐富者,並爲惟一之銅器坑;統計他處所得之銅器,不及此坑中
所出二分之一。所出銅器以武器爲最多,有戈,矛,瞿,簇等;用器
次之,如鏃,斧,小刀等,禮器少見,只有殘片。這是討論此坑性質
最可注意的一點。

E10(N510 E241) 坑 E 區第二個重要坑爲 E10 (圖版伍:2)。
這個坑在地面層兩公尺內,出了一大堆獸骨;內有虎頭骨,象下
牙床,鯨肩胛,刻字鹿頭,牛骨及曾經鋸過之鹿角等,中夾殘銅,石
刀,雕石,及殘碎人骨陶片等。但坑形並不整齊。象的記載雖

骨文字，象牙器亦發現過，這却是頭一次發現象的遺骸。般人服象由此可得實物的證實了。鯨之脊椎及肋骨在第三次已經出現過；這些骨料當然來自東海或南海，可見那時的交通一定是達到海邊。

後岡在鐵道西，正對紗廠；四盤磨，在小屯正西（看第一期第一圖）約三、四里。十八年發掘小屯時，我們天天走過後岡，看它那隆然高出四週的形勢，偏佈着繩紋陶片，那時就動了掘它的念頭。四盤磨以出銅器墓葬出名，十八年秋季，曾有人在此掘出此類墓葬。及山東發掘歸來，都信“要了解小屯必須兼探四境”的這個方式。故廿年春季，梁思永，吳金鼎兩君在小屯小試後都要用“由外求內”的方法發掘小屯的四境以解決小屯。梁君選了後岡，吳君選了四盤磨。四盤磨的發掘雖沒如我們的預期，出現大夥銅器，然他種收穫甚多，計得俯身葬一座；地面下情形，甚似小屯，有無字之甲骨，翼狀之銅鏃，骨矢，骨鏃，骨錐，石刀及蚌器，形制均與小屯所出同類器物無異；大約至少亦為殷虛之外郊。

後岡工作之結果，重要性超過四盤磨。但此處的發掘，因為中間發生了一次臨時恐慌，就停頓了半年，直到第五季才完了。此處發掘的情形見梁君的記載。最重要的發現自然是那彩陶黑陶及白陶文化成層的堆積。這個發現，同時又是一個證實。十八年秋季，我第一次在小屯發現彩色陶片的時候，我曾推定它是仰韶文化的遺留，不是交易得來的。換句話說，我從各方面的事實比較着看，認定仰韶文化確早於小屯的殷商文化（第二期：小屯與仰韶）。那時有些朋友認定這根據太薄弱，並且有懷疑這塊彩色陶片來源的。這件事既不是口舌辯論

的問題，我也就無辨正的需要。我們始終抱定的宗旨，就是忠實的發掘，由此探求問題的真相。事實出來了，辯論自可終止。現在我想，就是最懷疑這條結論的讀者，要看了梁君的報告，對於我最初發現的那塊帶彩的陶片，也不能懷疑了吧！

三. 第五次發掘工作

九一八國難發生後，我們常常的自問：我們這種工作，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中，是否一種浪費？我們雖並不懊悔我們職業選擇的荒唐，但那放下剷子抗鎗赴前敵去打仗的衝動是免不了的，並且是很強烈的。記得英國埃及學家裴居離爵士在歐戰期間也經過這種心境，但是他的志願始終沒有具體化。現在我們既尚沒有機會表現我們這類的志願，只有繼續我們原來的工作。我們一年來都是這樣感覺的。廿年秋季，我們的田野工作分成兩組。一組往山東又作了一次城子崖；一組往安陽第五次發掘殷虛。

第五次安陽發掘由下列工作人員組織：

董作賓 梁思永 郭寶鈞 劉嶼霞 王湘

(以上歷史語言研究所職員)

馬元材 (河南省政府)

劉燿 石璋如 (河南大學學生)

張善 (清華大學學生)

十一月七日開工，發掘地點為小屯村北及村中。後岡又作了一季。大體都是繼續上季未盡的工作。我那時因為離不開北平，就沒去；在田野負總責的為董君作賓。這段報告都是根據他的記載。

村中發掘證明地下堆積爲廢棄狀況，不是如先前所說漂流來的。這當然又是洪水說的一個新的反證。這次村中所掘的地點，就在第一、二次所掘的舊坑的旁邊；有幾個坑在第一次所掘的36坑附近。這個坑會出現過有文字的甲骨。重新考察這裏狀況，知道存文字的甲骨原在地“顯係堆積而非漂沒”，(董君原文)。出土品中有一條刻字的牛肋骨，這是先前所沒見過的，又有一座具大批明器的隋墓葬。(圖版陸：1)

第四次村北發掘，既發現版築，並找着它集中的地點在B區。故第五次即繼續翻掘B區，更進而求版築的總分配與各方坑及圓坑的相互關係，(圖版貳)。春季收工時，已發現兩公尺下，有四公尺至五公尺直徑之大圓坑輪廓，故秋季即循此輪廓順序翻掘。第四次所擬“整個的翻”的計劃，遂得小試於B區。由這種工作，我們所得的最大的收穫，爲發現版築爲比較晚期的建築；夯土以下，另有一種居住的遺址，均作大圓坑形。這些圓坑，往往兩兩相套，現重疊的排列，或作葫蘆形，如宮字形 ⊕ 。這或者就是古時的陶復，挖土爲穴，上加覆蓋的制度。這類的陶復，在某一期間，有一部分填平，以版築法築台於上。版築是否爲他種建築之基址，尙難斷定；但其爲建築遺蹟，則毫無疑義。在B區所覓此類建築有高出殷虛地面二公尺以上的，南北寬約十公尺，東西長約廿餘公尺。版築層有厚至四公尺者。版築台之西北南三面，多爲圓井與方井。台的西南出骨簇，西北出石刀，數目都在好幾百。台北復有整架的野豬(圖版伍：1)及大獸骨。版築台正北爲另一純淨細黃土作成之高台，面積：東西，南北，各長十二公尺，作正方形；黃土厚約半公尺至一公尺；中無夾雜物。黃土台正北即大連坑，爲第三次發掘的出土品精華

所在。

後岡發掘，只是繼續春季沒完的工程。最可注意的自然是殷虛式遺存，黑陶文化與仰韶文化成層堆積的那種現象。其次為成層之平面的石灰層，作圓形，中間向上凸。這地方表面即有刻字卜骨及與殷虛類似之白陶，下於此之黑陶文化，及更下於此之彩陶文化為早於殷商時代，可以說毫無疑問的了。

第五次發掘共作四十三日：十一月七日開工，十二月十九日收工。

四. 第六次發掘經過

五次收工以後，我們的國難更加嚴重了。眼看着日本軍閥在上海殺人放火，連東方文化圖書館也作了他們摧殘的目標。我們的反感自然很多，我們的共同感覺及結論是：在這種嚴重時期，我們最要緊的責任，還在按秩序加緊我們的工作。蔡院長給我們的訓辭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所以在這國基飄搖的時候，我們第六次的發掘，仍是開工了。

參與這次小屯工作的為：李濟、董作賓、吳金鼎、劉嶼霞、李光宇、石璋如六人。小屯的發掘，仍繼續集中於B、E兩區，逐漸的實行那“整個的翻”的計劃。此外又在河北的侯家莊及小屯西南王裕口與霍家小莊間試掘。小屯翻掘至五月下旬收工時尚未及B、E兩區全面積三分之一，故仍有再來繼續的必要。這季注意集中所在為版築下之方圓坑，它們構造及排列。B區方坑中發現上下用的放脚的登口，作小洞形，上下排列成一直線；E區中發現爐灶，亦為前五次所未見。黃土台與E區石蛋之排列，均準磁針之南北向，亦為耐人尋味之事。這季發掘